

因水新生：甘肃“苦甲之地”脱贫在望

一百五十个红手印背后的棚改故事

冬闲时节，随着板胡、琵琶等秦腔的合奏乐起，舞台上戏剧演员纷纷登场，一场文化盛宴在简朴的乡村文化广场拉开了帷幕。

这里是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将台新村。春节前夕，定西市大众秦腔团的下乡慰问演出将这里搅得火热。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扶老携幼来到现场，乐在其中。

人群中，73岁的村民张尚礼静静地观看着演出，安然地享受着视听乐趣。

作为一个易地扶贫搬迁村，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及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的通水，将台新村近500户山区农民告别了干旱缺水的山沟，住上了新房。张尚礼就是新生活的受益人之一。

“2015年，我和家人从半山腰搬到了新村。”张尚礼说，“自己过了古稀之年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有点像做梦。”

在张尚礼一家7口人居住的二层新居里，水电暖齐全，新式家具家电也是一应俱全。回想起自己和乡亲们过去吃水、用水的历史变迁，老人感慨不已。

“我们这儿‘十年九旱’。因为没有水吃，过去自己每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几公里山路，到有点水的山脚下用水桶往家里挑水。”张尚礼介绍，上世纪90年代，山里人家都有一个水窖，把挑的水和雨水集中起来供生活所用。“现在家家都通了自来水，水窖也就成了摆设了。”

像张尚礼所言的“水的故事”一样，在引洮工程的基础上，定西市先后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引洮配套农村供水工程等系列“民心工程”，当地广大农村群众走过了一个“找水吃、有水吃、吃好水”的发展历程。

“目前定西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到91%以上，全市以集中供水为主、分散供水为辅的农村供水保障体系已初步形成。”定西市水务局农村水利科科长马龙强说。

地处甘肃中部的定西市，山大沟深，干旱缺水，素以“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而为世人熟知。为了解决甘肃中部地区严重缺水的困局，2006年11月，国家启动了引洮工程，即从黄河上游的一级支流洮河引水至甘肃中部干旱之地，420余万人将从中受益。

作为甘肃省历史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引洮供水一期工程于2014年底通水试运行。这些弥足珍贵的“脱贫之水”“致富之水”穿山越岭一路蜿蜒，滋润着定西等甘肃中部缺水的黄土地，改变了当地千百年来因干涸而贫瘠的“宿命”。

作为定西的最大扶贫产业，马铃薯种植在洮河水引来之后有充足的水源支撑，其种植方式也发生了巨变。

“以前我们的马铃薯都是露天传统式种植。”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党委书记刘红造说，“近年来随着洮河水的引进，马铃薯种植也开始了浇灌种植、高标准的机械化种植。”

“当前，全市农民人均每年从马铃薯产业中获得收入1650元，占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22%。”定西市扶贫办副主任范振鹏说。

在定西，因水而兴的第二大扶贫产业是牧草产业。当地昼夜温差大，土壤呈弱碱性，适合紫花苜蓿、红豆草等优质牧草生长。经过洮河水的滋养，小小的牧草，不仅有效治理了当地原本严重的水土流失，还发展成为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草”。

“我们的牧草不仅销往甘肃和青海牧区，还远销香港，被香港的赛马场指定为赛马的专用饲料。”定西市畜牧产业办副主任李荔颇为自豪，“千万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小草，它可是我们这儿的‘摇钱树’。现在定西市年产鲜草都在1000万吨以上，草产业带动全市农民人均每年增加纯收入超过了500元。”

因为有了水，定西的马铃薯和牧草两大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地脱贫攻坚不可或缺或两大“引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截至2019年底，定西贫困人口已由2013年底的84.24万人减少到4.4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1.7%下降到1.70%。

“过去定西因为贫穷而出名，今天定西因为巨变而闻名。”中共定西市委党校教授王兴宗说，“现在优势特色产业已成为定西农民增收的主渠道，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依托。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既定目标已经曙光在前。”（记者郭刚）新华社兰州1月14日电



“土味”村晚喜迎春

▲1月14日，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中桥村的文化公园内在进行“我们的村晚”舞蹈表演，吸引了大批当地百姓观看。临近春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各村社的文化礼堂纷纷上演“我们的村晚”。老百姓自编、自导、自演为主的“土味”联欢会因接地气、亲情浓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成为当地乡村百姓的新年迎春“文化大餐”。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高山来了医疗队

“老人家，您身体好着呢！”戴凤波缓缓松开电子血压计的袖带，笑着对坐在对面的90岁老人沈娇娣说。

2020年元旦刚过，浙东四明山深处的里梅村寒风凛冽，沈娇娣的屋子里添了炭火，几位医生与老人围坐成一圈，一边检查一边唠起了家常。和屋外一比，屋里显得分外暖和。

收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戴凤波一摸老人身上的冬衣，转头对沈娇娣的儿媳皮永兰叮嘱道：“最近天气变化大，要注意老人的保暖。”

作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卫生院的一名副主任医师，今年是戴凤波在镇上的高山卫生健康巡回服务队里服务的第6个年头。他告诉记者，里梅村在宁波市海曙区各建制村中海拔最高、位置最偏远，正儿八经去医院看个病，对于多数村民而言如同是一场“仪式”。

对于这一点，里梅村党支部书记赵焕成深有同感。“早上6点多，村民得赶上去镇里唯一的一班公交车，晃晃悠悠在山路上颠簸1个半小时到达镇上。刚看完病，还得着急忙慌赶回来的班车，常常天不亮就出门，回来时已天黑。”赵焕成说，里梅村里年轻人不多，多数都在外求学就业，村里60岁以上老年人占常住人口的90%以上，其中不少都患有慢性病。

山区深处“看病难”，群众求医“无处去”。怎么办？

高山卫生健康巡回服务队应运而生。“以临床医生为主的医疗人员采取巡回医疗的方式，从‘群众跑’变‘医生跑’‘医院跑’，为居住在高山上的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这就是巡回服务队工作的主要内容。”宁波市海曙区卫健局局长张文莲说。

登记、导诊、检查、开处方、配药……服务队一到村里就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在巡回健康服务车上，移动心电图机、移动B超机、尿常规分析仪、生化仪等设备一应俱全，犹如一个“流动小医院”。“最近饭吃得下吗？”“觉睡得好吗？”“有感冒咳嗽吗？”医护人员的一句句体贴问候，让许多村民倍感亲切。

在高山行医，对不少医护人员来说是个挑战。“有时上山送药，车子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开就是1个小时。年轻一点的医生一下车，就扶着车门呕吐不止。”赵焕成说，克服晕车成了医疗队员的“必修课”。

在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卫生院工作了10年的副主任医师朱银燕记得，2018年1月初的一天，他们接到一个要求紧急送药的电话，然而此时大雪封山，路面结冰，车子开到一半无法前行，她和同事下车徒步走了3公里，把背着的两箱药安全送达目的地。

“那天积雪很厚，在安静的高山里行走，只听到脚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的声音。谈不上冷，谈不上累，谈不上害怕，我们只想把药快点送到。”朱银燕说。

让朱银燕欣喜的是，医疗服务不仅改善了村民的就医环境，更提高了村民自身的健康理念。“现在，村里人腌菜吃得比以前少了，吸烟的人没以前多了，‘小病靠熬’的想法不再有了。”

近年来，高山巡回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模式得到不断拓展。针对高山群众对中医中药的需求，宁波市海曙区中医医院牵头组织全区17家医疗卫生机构完善中医联盟体系，向高山居民普及中医预防保健知识和养生方法；针对高山居民移动就医医保报销难的问题，“高山巡回医疗”卫生健康服务队推出移动医保支付覆盖，让村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医保刷卡服务……

“现在服务队的‘装备’升级了。遇到疑难杂症，随队医生还可以通过医联体进行‘云会诊’，通过新技术让村民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张文莲说。

送走为婆婆看病的医生时，皮永兰站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开。“高山上的医生哟，我们的家里人。”皮永兰说。（记者顾小立）新华社宁波电

宝石村之“望”

冬日里的宝石村，银装素裹。村口庄稼地里，一块巨石被白雪覆盖，当地人叫它“望宝石”。

关于这块石头，村里有好多种说法，最后都归结为这是老天赐给村里的一块神石，村里人把它作为“宝石”，希望能给全村人带来财富，宝石村由此得名。

事实上望宝石叫了数百年，也没有给村里带来财富，地处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毛甸子镇的这个小山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以前人死了都抬不出去咧”

“以前人死了都抬不出去咧。”69岁的宝石村村民郭立荣直瞪眼，脖子前伸并顿住，显然他不是开玩笑，“没法过那七趟大河”。郭立荣说的七趟大河，是指以往汛期来临时，山洪会把山路上节节淹没，水急且深，人根本无法蹚过。

郭立荣从爷爷辈开始就住在这里，用他的话说，在宝石村住了100多年了。“人死了抬不出去只好就地埋了。”

路隔断了宝石村的希望。山里临产孕妇要提前10天来出去住院，孩子上学时家长要护送七八公里才有校车接送。宝石村的林地面积达83000亩，靠山吃山，村民们多年来以种植烟草、养殖柞蚕为生，因道路难行，卖不出好价钱。别的村大茧一斤按20元收购，到了这里就只剩十几元，山林里采的蘑菇卖不到外面去，最后都烂掉了。

“村干部的工资三四年都发不起”

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望宝石在村口翘首以盼了那么多年，也没能望来财富。

25年前嫁到宝石村，当了13年村支书的

赵凤丽说，“最揭不开锅的时候村干部的工资三四年都发不起。”那时候，给村干部发工资靠村集体收入，宝石村的集体收入是零。如今，站在村委老旧址前，依然可见当年的“惨状”，1987年建成的一间小房玻璃窗框快掉光了。

小东沟里的村民至今记得早些年安装固定电话时，他们要别别的村多花好多钱，曾有交通部门来考察路况，走时丢下一句“修路不值”。

“年轻人都跑外头去了。”赵凤丽说，“在山里看不到希望。”

2015年，宝石村被定为辽宁省省级贫困村。全村470户160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25户327人。

“5年修了7条柏油路15座桥”

“你看这儿，那儿，都是新修的柏油路。”毛甸子镇扶贫办副主任丛又霞指着一条条冰雪覆盖下依然显得平坦的村道说。

2015年，原丹东市金融办、丹东市交通银行、宽甸县医保局成为宝石村帮扶单位。随着各种帮扶资金陆续到位，宝石村“没钱修路”的状况开始扭转。

“就这么5年，9条村道有7条修了柏油路；新修了15座桥梁、10道涵洞；新砌了1700延长米石坝。”赵凤丽如数家珍。

有了桥梁、涵洞，有了固水石坝，夏天雨下得再久再大，也不怕出不了山。

47岁的农民赵凤林多年来种植烟草，过去规模一直停留在十二亩。随着道路改善，他的运输工具也从马车发展到手扶拖拉机到现在的金杯小货车。2018年种植规模爬升到40来亩，2019年更达到了60亩，光卖烟草一年毛收入就有十七八万。

道修好了，每年秋季从城里来山里看枫叶的人也多了。这两年的国庆期间，自驾来村

里旅游的每天一两千。村里于是决定发展旅游产业，并争取到专项资金80万元，吸收6个贫困户入股，于2018年建成采摘园一处，日光温室大棚5个。

“终于有人敢登门给儿子提亲了”

“现在我们家里条件好了，终于有人敢登门给儿子提亲了。”76岁的张景富笑意挂在脸上。45岁的儿子的婚事是他心头的一个结。作为曾经家徒四壁的贫困户，张景富从不敢奢望给儿子娶媳妇，如今靠发展养猪产业，家里盖了80来平方米新房，电视机、洗衣机、电热水器、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终于望来了好日子。”

站在新的村委会门前一眼望去，三排崭新的光伏发电设备格外醒目，这是村里集合相关扶持村集体经济资金、13个贫困户的产业扶持资金入股建成的光伏发电工程，所发电量全额输送给国家电网，仅2019年村集体就有约10万元的收入。“今年我们的目标是把最后的两条路修好。”赵凤丽说。

如今，郭立荣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了，赵凤丽也不用在砖头砌成的“危房”里办公了，张景富也开始对儿子的婚事充满想象。仅仅五年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村口那块蹲守了数百年的望宝石。

（记者于力、郑锦强）新华社沈阳1月14日电

新华社银川1月14日电（记者许晋豫）住进新居两年，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西萃芳庭小区的棚改居民获得感满满。为表达内心喜悦，近日，小区150户居民联名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寄去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并郑重地在信后摺上自己的红手印。感谢信里写道：“感谢党和政府棚户区改造的好政策，圆了大家住新房的梦。”

这150个红手印代表的是宁夏原长城机床厂小区1015户、近6000名居民。成立于1965年的原长城机床厂是一家“三线建设”企业，工厂职工大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支宁人，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宁夏，但企业十多年前破产后，他们的住房就成了大问题了。

“我1966年从辽宁大连来到银川时，工厂附近都是沙地和坟地，工人们边生产边生活，下了班还要打土坯盖宿舍，大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陆续住进楼房，每户有五六十平方米。后来楼房也变得老旧，企业破产后小区没人管了，除了偶尔停水停电，到处都是垃圾，大家都盼着尽快棚改。”79岁的原长城机床厂老员工孙晨玉说。

尽管盼着住新房，棚改之初，不少居民对此却顾虑颇多：担心棚改烂尾、担心新房质量不好、害怕搬不回老地方……感谢信的发起者范玉芝因不愿搬迁还成了“钉子户”。

2014年棚改开始后，范玉芝开始了3年多的“流浪”生活，为节省房租，他们老两口在偏远处租房，一有空就跑到工地看进度，直到2017年年底住进新家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让范玉芝惊喜的是，住进新房半年左右，小区就给他们办了房产证。采访时，范玉芝说后悔当了“钉子户”。

范玉芝老两口一向生活节俭，40年前购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去年才“退役”。但在交房后，他们花了十多万元把房子好好装修了一番。来到范玉芝家，两室新居宽敞明亮、温暖如春，家中实木家具、60吋大彩电、现代厨卫应有尽有。

范玉芝笑着说：“小区内配套完善，出门就有小学，装修工人也说我们小区房屋质量好。我们老了，能住上这么满意的房子自然愿意好好装修。”

棚改后的新小区里老年人居多，为更好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去年，范玉芝联合小区其他四人自发成立了社区服务协调小组，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挨家挨户征集意见，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小区物业。孙晨玉说，新小区不仅服务好还有人替我们这些老年人操心，更觉得这是个家了。

针对小区周边老年人较多的现实，西萃芳庭小区还配套建设了7000平方米、可提供120张床位的康养中心，配套建设了诊所、书吧室、餐厅、娱乐室、护士站等。康养中心信息管理员徐红雁说，2019年3月份开业后，康养中心还可提供居家养老，可服务周边5公里内的老人。

西萃芳庭只是宁夏乃至全国棚户区改造的一个缩影。谈及现在的生活，范玉芝说：“1968年刚来银川时因条件非常艰苦，我一年偷跑回家两次，当时哪能想到现在住着新房，拿着养老金，日子天天像过年，这一辈子值了！”

老城“新”事

西安老旧小区改造走访见闻

新华社西安1月14日电（记者李华）进入腊月，古城西安东门外，永兴坊美食街区年味渐浓。作为“唐城108坊”之一，这里不仅是热门旅游打卡地，也聚集吸引了一批生意人就近置业、便利生意。

早在2017年，33岁的蔡小宏为方便经营商店，改善子女上学条件，在永兴坊附近的老旧小区内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但新房却给蔡小宏一家添了“心事”。“我的房子在顶层7楼，因年久失修，一下雨，屋顶就渗水，闹心得很。”蔡小宏说，2019年年底，他们小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让他很欣喜。

蔡小宏所住的新中小区，地处西安市新城区，是1997年建成的棚改房，东西两院28个单元居住着784户1800多人。走访时记者看到，施工队正在楼道里铲墙皮、刮腻子，临时搭建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部设在院落一角，院内设施简陋、道路坑洼，公共空间狭小。

据新城区东三路社区党委书记薄宝琴介绍，辖区内80%以上都是老旧小区，因此改造工作迫在眉睫。“我们改造的‘必选项’包括粉刷墙体、铺设道路、屋顶防水、改造地下管网等。如果有条件，我们还会加装电梯、修建花园，打造休闲健身专区。”

老旧小区改造，与民生福祉相连相系，更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古城西安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对3645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的80%以上，让改造后的小区，不光要“好看”，关键要“好住”。

老旧小区改造并非易事，量大面广、情况复杂。与其说是一项民生工程，不如说是一项社会治理工程。在记者走访的12个老旧小区中，地处新城区兴盛社区的北新街5号院情况最特殊，改造任务最艰巨。

占地5亩多的北新街5号院，是1994年建成的棚改回迁房，居住着12个单元的249户900多人，房屋面积最小为39平方米，最大67平方米。记者在院内看到，外扩式的防盗护栏，让原本狭窄的空间，显得更加逼仄。

“房子本身小，防盗护栏伸出去，还显得房子大一点。”老住户胡小玲告诉记者。

北新街5号院里是无三小区，但因比邻多所知名小学，租赁行情紧俏。一些住户、租户建议保留防护栏，以扩大房屋实用空间。

“拆或不拆，改或不改，每一项工程的改造，都要广泛征集居民意见，政府也不会搞‘一刀切’。”兴盛社区居委会委员徐琼说，比如，北新街5号院的防护栏，我们决定暂不拆除。始于“小区”，全面布局。记者采访了解到，西安同期还开展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背街小巷改造、断头路打通、架空线落地等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

当记者告知这一系列“组合拳”时，胡小玲满怀期待地说：“到时候不仅‘面子’好看，‘里子’更好用！”